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九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起居舍人尹公



名洙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調河南府戶曹參軍知
光澤縣召試除館閣校勘貶監郢州酒稅大將葛懷敏
辟為經略判官范韓二公出為經略安撫副使復以公
為判官降通判濠州韓公知秦州辟通判州事改知涇
州從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移知慶州遷起居舍
人直龍圖閣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卒年
四十六

名重當世

文章簡而有法

勇於戰為

雖與仲淹俱取

夏人入寇畫攻守二策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
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
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无愧
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
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
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
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歐陽公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
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墓誌
康定元年春夏人寇延州大將劉平戰死天子命夏公開
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子与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
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
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
鎮戎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
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
余與公詣關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
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
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救書即移文慶帥
舍人尹公

自請參
議懷敏
行營

秦罷備
水洛城

范公既
罷指為
朋黨

使監均
州酒稅

率其部將劉政統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
公奏公為專使通判濠州韓魏公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緩者開攻
賊積聚拊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
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无勇患應
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小
罷葛懷敏

涇原東葛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餘百漏公夙夜撫養
一道以宗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
滄議遣其屬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羗中開道二
百里脩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是舉國之衆且
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
無故奪諸羗田二百里引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

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
便詔從之會鄭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
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
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秋公於是親至
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遂沮滄等
功朝廷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葛懷敏

范公既罷政事當時衆賢聚政皆指為朋黨以因事斥逐之
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
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謀將孫
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与秋
公借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
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
監均州酒稅葛懷敏

師魯在均州得疾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顧稚子在前無

舍人甲

古論兵

矯時所尚以古
文為主

深於春
秋

雙柱樓
臨園驛
記

其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整冠帶盟濯怡然隱几而卒墓誌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代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戒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墓誌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方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李六悟文風一變墓誌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從晉慕焉文正公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乃

出韓退之文李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

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頌之李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

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李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原自有次第也見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柱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為古文間見錄

尚書余襄公

尚書

名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試書判技藝擢集賢
校理坐言事落職貶監筠州酒稅慶曆中除右正言修
起居注知制誥出知吉州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更授
左神武大將軍辭不就知虔州丁父憂起為秘書監經
制廣南東西路盜賊知潭州改青州召為廣西體量安
撫使移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歸道病卒
年六十五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
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无
所不通 綱目公撰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絀口避禍无敢
言者公獨上書曰 陛下親政以來三 逐言事者矣若習
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銷天下之口不可不植書既上落
監筠州酒稅尹公侏歐陽公脩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

諫官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与惜其去號為四
賢 賢行台文

慶曆二年 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
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无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
太微瑞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与歲相犯皆主兵喪
及饑蓋木為德金為刑推金冷木五行所忌願 陛下責

躬修德以謝天变未幾火開寶寺塔 上遣中貴人取塔
基舊瘞舍利入禁中相傳以為能出光景自天子至于宮
掖雜出寶貨將復營建與京師王公大姓莫不信嚮公論
之曰天火之致本是災变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且自
西陲用兵以來民苦賦役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携手
赴井死者其窮至矣今復以其膏血之餘營建佛塔非所

以答天戒慰民心也昔梁武帝造長干塔亦有舍利光推
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於人此亦可以為鑒矣公論事

願修德
以謝天
變

論建佛
塔

謂張堯佐以貴妃得差

奏事書一字為日

契丹告即期不可聽

從書一騎見書

經制唐東西賊

不避已諱大率類此行狀

慶曆元年才人張氏進封脩媛四年以脩媛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因於揚尚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本若物議不允當与一郡記聞

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工効各用一字為日 上願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曰其字一一問之久而後已 上之聽納不倦如此記聞

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与和朝廷患之欲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望其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下折往復數十卒在其謀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此邊亦無事

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潯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馳在道次知桂州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三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且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

尚書余慶公

平交以

不載席
海一物

吳文武
之才

州守黃
宗旦稱
公君子

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功
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
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龍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獻于
京師斬之

神道

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驛召公以為廣西體量安
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巨酋嘉祐
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
贖即城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

神道

廣之番舶裝疋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立法裁
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云
行
公資性莊重量寬而容衆有知人之鑒其帥邊也任使必
各盡其材嘗所稱薦亦多顯達間常接人温容遜辭不
一作人意及諫諍人主論列時政排斥橫議抵觸忌諱不

少迴避師二廣首尾幾十年以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
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順指氣使公之文武之才可謂
具矣

行狀

待制王公

名質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及
第通判蘇州知蔡州徙廬州降監舒州靈仙觀起知秦
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權知江陵府同判吏部流內銓
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四十五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
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宣曰
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為之加禮宗旦得
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得之曰吾以
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寧之死而又喜
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待制王公

不進羨

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
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
人自若神道碑

刑人比
為子產

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无資故後期間其用幾何
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
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違去荆人比公為子產神道碑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
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
更其法神道碑

自陷朋
黨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其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
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
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
得為黨人公之賜賞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
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

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
公既素病益以酒逐卒神道碑

為郡皆
青心以
思治

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推求外補
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五言論以合其意墓誌
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崇孝校而風化之人
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求民之疾雖幽不遺去
民之梗雖負勢不避也墓誌

侍讀孫公

名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
舉及第華州觀察推官知絳州翼城縣辟永興軍司錄
監益州交子務入為祕閣校理改右正言知諫院出知
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知陝州徙晉州為河
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嘉祐元年以天章閣待制兼
侍讀文年八十

侍讀孫公

裨公自以為得益友

不廢交

言宮柱

言樞密

言尹洙

言執中不可用

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它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具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歐陽公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買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必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

增置諫官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

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官禁事它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

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邊節度將諫之大臣稍王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害不可罪由是罷洙而

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罔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

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

謂斤浮費

極論古今養兵多少利害

薦富弼為相

蔡襄乞養親

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墓誌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在誠行愛民遂請斤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无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又云公始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也其不偏於所好如此行狀

慶曆中緣南蔡襄為諫官言宰相人王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南等因薦富弼代殊

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王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南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則相與求罷為外官不許遂請退自陳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為計則善也南自陳以私便求出養亦以養親為言先是襄嘗其乙告至莆田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上乃曰卿昨迎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惶恐不能對南徐進曰蔡襄所以辭親遠來事陛下冀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須却思歸去養親南傳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南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

侍續孫公

公不
能心无
適莫

法者人
主操柄

為唐史
記以身
見

三賢堂

道德文
李宜在
朝廷

陞黜官
吏不納

淹亦比其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
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
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
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術不能在此范公則
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
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憲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
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
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
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
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李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還
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
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
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九月餘不能寐慶曆之問任
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

已矣
南豐雜識

初謝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曆中范仲淹泊甫相繼守郡皆號
循吏好教育士類今翰林李士賈黜鄧人也嘗善三公之
為人因為創三賢堂於百花洲

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
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
其職然公康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
海郭象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
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
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不
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无所望而亦莫
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
其職事脩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
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

待續餘公

范公

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申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墓誌

公博學彊記不喜言唐事能詩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

墓誌

唐史記
論議閎
贍書未及
成公既卒
詔取其書
藏于祕府

蘇內翰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新纂簡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魏國韓忠獻王

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授

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改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徙

開封府推官遷度支判官景德三年除右司諫供職

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大飢為體量安撫

使元元年西邊用兵為陝西西安撫使尋加樞密直學

士充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公都總管司事降知秦州兼

秦隴都總管公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除秦州觀察

使數月復為樞密直學士充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招

討等使明年召拜樞密副使除省政殿學士知揚州徙

鄆州真定府定州皇祐五年授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

相州除樞密使嘉祐三年拜集賢殿大學士平章事六

年進昭文相英宗即位封魏國公神宗即位除鎮

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改淮節節度

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徙大名府熙寧六年復請相八

年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配饗英宗廟庭上親製

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碩命定策元勳之碑

徽宗朝追封魏王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

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

殿上駭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

邪使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

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等偃衆以為忠止之臣可備

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為望

也章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曰御史臺集百

曾白五
色雲見

臣食主
於執政
者非才

論公異
數見必
將德理
刑

賞罰當
從中書
出

禁銷金

議阮逸
等所造
鐘律

訪安邊
之議

請裁度
今日實
賞

官會講 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四人者家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辟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宮中宴飲亦望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 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常臨今後設醮望於別所安置 上嘉納之家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且大用 上納其說家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家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論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國家大婁寧一久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家

侍御史袁素言乞依曹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九百用度較其出入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完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

請利費
自宮掖

諫垣存
葉

授陝西
安撫勇
欲自効

范仲淹
可守延
州

賊不敢
窺秦塞

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
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
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
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
侍省施行

公為諫官三年所有諫書欲斂而焚之以効古人慎密之義
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
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以益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稅以募人入粟招
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
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
中以災傷首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
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緒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
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
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
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關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
具以所聞對上即曰朕比憂乏人按邊獨其為朕往

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
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
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募饑乏之計議檄諸郡完城郭
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錄戰死者賻恤賞贈邊臣皆勸
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雖勇
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才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起范
仲淹為可臣為國家憂非私仲淹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
民力及裁處它利害具奏上益知公可辦大事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輯屬戶益市諸羗馬討
殺生羗之鈔邊者羗以侍歸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

韓忠獻

為盜術

表增土
兵減屯

元昊不
敢近塞

天下稱
韓范

期以兵
覆元昊

初京師所遣兵範儒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
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
又以龍卒城塹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
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
中將亦習聞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
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
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至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
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下視與靈州中克爾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
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術

丞相范公純仁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
定間元昊寇邊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
首至卧内遽塞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其來殺諫議又

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
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
議全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
陜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
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
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雖
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為之用
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 仁宗知公久勞于外
遣使來諭旨曰知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召卿矣明
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
既至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 前期以兵覆元昊會
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
堂詩叙其事傳于世術

初夏人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

韓范

官撫不
必請兵

至關陝
振飢載
盜

天凡兵

天章閣
條九事

捕盜法

遂命公言撫陝西范公言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會杜邠公富韓公資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

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飢群盜嘯聚高陵之郊張海郭貌山邵與眾數千人巡檢上官琪與戰失利餘軍潰散藏匿山谷邵與揭榜招誘商州鐵監役兵公遣屬官薛向乘傳往料簡之其舊係邊兵即令歸隸舊籍餘並押赴陝府填諸軍關額又遣人賈勝招致上官琪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

仍召揭榜等將治邊土兵入山捕張海邵與等皆相繼殲嗣關輔按堵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又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俾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日澄汰恐致亂則

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哉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且以時上之又開

天章閣賜坐咨訪絕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情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

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甚眾公請獲它盜者聽此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

公自揚徙鄆自鄆徙鎮定所至設條教育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定州久用武將治兵

韓忠獻

定兵齊
一可用
冠河朔

契丹歸
所侵地

募弓箭
手墾地
能防秋
兵

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當以六鎬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
兵邀貴齊怨語幾欲謀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
將為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擇
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
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貞銃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
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
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獲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公留不
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戎之易素教者
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一

府裨佐如秋青董孰聞公平日語見其施為後亦皆為名
將歲大饑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詔書褒美隣城旁路
刺取其法以為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行

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奏逐怙勢不法且者廖
浩然契丹吞蝕邊地公遣將蘇安靜抵境上召酋豪與語

曰爾嘗移文借天池廟則皆我地向得壞國信義侵淫誰

謂我邊臣也為天子司此土勢必與爾辨契丹理屈遂歸
我冷泉村代州陽武寨地舊用黃嵬山麓為界戎人侵不
已公又遣安靜墾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祖宗

朝潘美為帥避寇鈔為已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
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公脩嘗奏乞耕
之為并帥沮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

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資虜後且皆為虜人有之矣
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歲
發防秋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預知奚防秋為
罷不復遣狀

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祖宗以征伐平定中國外臨

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書藏于吏舍朽蠹散亡為可惜
奏擇吏整比紀次之多得一二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方

蘇東獻

懲中書
用例之
粹

汲引多
正直
舉學行

廣惠倉
守令治
最者久
其任

首議立
皇嗣

兵要根本為六百八十卷制祿令驛令使有成法三司吏

不復得弄文移為稽故昧賄自絕訖今以為便術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

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

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

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

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又編中書機要如樞密院舉督

天下吏職嚴京自司察不職者及貴臣挾恃放縱有罪無

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官者權又試補宗室外官與學

校變科舉別考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術

公自為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完補天下

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

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拾遺赦

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敦遣詣京師館于太學

試舍入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
繼絕世之義擇才臣誦四方實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為廣
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摹方書賦藥物
以救疾病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
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謂
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術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

敢為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皇子 上顧曰後宮一

二欲就館御其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

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
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
于此哉 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惟 陛下以太
祖心為心則无不可矣 仁宗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
寺 英宗力辭管官官妻勢未便中外皆為危之公復啓

立英宗
子為皇太子

性重厚
未嘗名
其功

遇事真
不可及

曰 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沈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事尤豫不決招譏譴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逞矣 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母遽上顧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臣敢為天下賀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奉 英宗既為皇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宮人就諭百及本宮族屬敦勸 上如其請 先帝始就慶寧宮會 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 英宗即 皇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 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二大事天下莫知其詳新英廟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疑立莫知所指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也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 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英廟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傾向在 太后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 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 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其用心公即曰 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吳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

韓忠獻

英廟
出祈雨

勸太后
復辟

袖進祖
宗御批

冒任守
中斬州
變置

公潛察 英廟已安而 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 英

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 上然之咨 大

后 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

可以出矣 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慶喪素

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即下不數日素仗成 上

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太后不久竟還政 嗣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出母后更聰明者多

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後辟則是千古

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 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

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

殿公亟令捲簾徹座乃往白 上 上曰莫未否公曰已

得親詔矣 上遂釋然 嗣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

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出

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 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

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策如取太原下江

南伐大戎付中書是類編成十餘軸 一日袖進 英宗一

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吉教萬乘事後

上僂公哭之 嚮曰何事不可為 嗣

英宗即位有疾請 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

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頤議

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 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

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書矣參政趙

公繁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

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

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

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 嗣見

公為宰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

光輔三
后聞者
服忠勇

夏國使
以十事
聞八事
如所料

乞籍陝
而民為
義勇

料夏賊
詰之必
服

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无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无所
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恐家无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
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
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
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游
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
也温公撰
何嘗時

治平中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
常少卿祝詒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
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二受命館
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
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詳對下其事
則以其詳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
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濕水

公素知陝西苦屯戍餽餉頗艱當得民兵以為助因乞籍民
為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關輔民將驚駭去
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
義勇乎曰有又曰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陝西奚獨為
不可論遂中至今關輔為使人皆服上之言簡而盡而
亦多公之守也點

夏賊叩大順城公言宜留歲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
悉以為不然左右或奉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
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
國人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
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
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屬英宗已卧疾二府同入問起
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

料一如所料

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 **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

顧公曰柰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 **神宗**曰此

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為此也 **神宗**感悟而去 **英宗**自

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二年十二月

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 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 上領之公請 上親筆拍

揮 上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

聖躬更親書之 **英宗**又批於後六大王穎王某公曰欲

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 上領之公召街藥高居簡於前

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

鎖院時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 **神宗**

上既即位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觖望奏

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

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

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詆語涉不遜諫官陰為恊比

上察其姦罷陶言職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內侍張茂則賜

手札慰諭起之 **神宗**

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 先帝遵守

典禮不敢爵父而 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

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 陛下孝德而措

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 上欣然納焉 **神宗**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

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惠慶該文學則曰問西

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神宗**

公為 **英宗**山陵使復土還朝以疾辭位除兩鎮節度使判

相州公以兼領兩鎮近世無有力辭改淮南節度使虛上

妻早立太子以安衆心

王陶觖望詆奏宰相

議欲封濮王非是

得宰相體

神宗

經略陝西秉常告哀謝罪

用人當辨邪正

再奏行青苗法不便

不進詩以道其意

相之位以待之會種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鬼名山族帳數萬人諒祚將以兵報西邊皆警輟公往經略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方行夏人誘保安軍守將楊定殺之以復怨公既趨開中知恙中苦飢又負罪勢可以因奏絕其歲賜選將厲兵具餉換器用移師西指為出討計而諒祚死秉常告哀謝罪械送殺楊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自贖時議多欲棄綏州朝廷已屢趣廢公曰綏州要害出賊脅下已得之何可廢也官增築界熟戶大酋折繼卅降羌鬼名山守之後雖不取猶足以易地未見聽則使付佐劉航驛奏後果用易塞門安遠故寨不合亦留為綏德城險固可守虜人常恨失之斯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卜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

改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眾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无復敢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拍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奉大槩用偏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下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罷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叅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罷之音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公筆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音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

韓絳

御軍自
有中道

夷狄尤
畏公名

詔問橫
使來欲
得祖宗
舊地

立朝退
息一出
于誠

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數國不可愛亦不可苦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

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具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

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

熙寧八年三月 上遣近瑄質詔書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其代北舊疆自有定封比亦遣官

按行經界甚明朕曲敦盟好固欲息民虜情無厭勢未能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 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出

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乃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

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如此難為從半途間理會須講所以致之由乃可因手書千餘言以對又面語使者曰

橫使雖傲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無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不安矣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矣

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哇吟峭動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

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具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

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及後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摹闊大高遠外視如其略已而詳

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

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畢及於義理而後

惟義之
從不知
有黨

止毅然終不可奪狀

公言琦待罪中書時事有不当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別

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人者排逐指為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遂聽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奪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

傳家

公既解相印王永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公遠矣狀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以相趙自處弊可知也事

君子小
人皆以
誠待

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別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事

訪人才
於王安
石

公之在相位也凡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問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更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它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絳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

力薦韓
絳

韓忠獻

用人非
人臣得
專

論近世
宰相

論德威

薦歐陽
公

不以
知以誠

違公既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
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
始知公賞接已也韓

有問公郭遠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得專須
還它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韓

公元動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韓
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
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會中不啻黑白韓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去
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
知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也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路
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者不
須以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
耶古人謂雕鷄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

則一其品固相遠矣韓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不錯餘
不錯矣終不語及它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

曰此則在廷評自康韓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它日復薦之曰韓愈唐
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
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誇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

用臣恐後之談者誇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
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韓

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
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
而已公知永叔不以韓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

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韓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

韓忠獻

韓忠獻

論養兵
自有利
處

崔公孺
面折公
知

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轉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時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
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
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代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
離死別之苦議者但為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
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无
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
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
同日道也錄別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
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谿之
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
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
其嚴憚之記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

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翻氏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上蔡錄



古

